



蘇

東城集

十



樂城後集卷之十二



宋 西蜀蘇轍子

東吳王執禮子敬校

穎濱遺老傳上

穎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

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
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 仁宗
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
得失曰 陛下卽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
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 陛下既有憂
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 陛下有其言矣未有
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 陛下晝不
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 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
王然自西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
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

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 陛下無事則不憂有
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踈遠小臣聞之
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官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
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
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 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
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
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 陛下無謂好色於
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官中好賜
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
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

外有北狄西戎之奉 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
餘臣恐 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
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
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
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 上不許曰以直言
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
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
攻 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
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
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

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 上曰
蘇轍臣所薦也 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
也乞宣付史館 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
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
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爲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
館舍及除喪 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
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
領三司條例 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
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
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

告勿疑他日輒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筆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也介甫

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卽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旣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輒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

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卽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

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爲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

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爲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歛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

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後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

利奔競無耻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旣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熒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醜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先帝所爲而

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狗已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旣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

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
以爲恨呂惠卿始諂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
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讐世尤惡之時惠
卿自知罪大乞官觀自便不預貶竄輒具疏其姦請
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避之司馬君實旣
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爲人不達吏事知崔後
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
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
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爲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
者病之君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輒言

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
涉衆事根牙磐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
尾忽遽便行恐旣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
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
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趨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
戶但使旣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
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
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
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
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

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衆皆以爲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

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

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

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

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

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泐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成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人不報然輒以爲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

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二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輒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爲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修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決輒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

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許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豐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

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旣遲

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
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旣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
刃旣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晷錯之
凶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
與景帝類臣乞宣喻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
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况今日之事
主上妙年 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
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
任其責惟乞 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
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 朝廷

許還五寨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居郎爲中書舍人時
朝廷起文潞公於旣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
元豐中河決大吳 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
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夫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
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
以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
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淺異日或從
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
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
視智勇孰與 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

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

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

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 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 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 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以 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

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可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

且壽乎今戶部之在 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 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卹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能 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

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

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 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
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
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
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
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 朝廷
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
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
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
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
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

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
也故願 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
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皆兼
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
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
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
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
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 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水
監仍舊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
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

吏比舊額幾數倍 朝廷慮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

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 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爲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俟他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爲己功以問三省吏皆

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

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

凡近下吏人惡為上名所壓者即為揆出上名於他司開

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監揆入省曹之類是也

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

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洵洵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永

壽亦以恣橫賊汙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眾不伏

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

林學士出知餘杭 朝廷即命轍代為學士尋又兼

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

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為文曰恨

未見公全集然亦既誦服伏苓賦等虜中類相愛敬

者

樂城後集卷之十三

宋 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校

穎濱遺老傳下

還 朝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
 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
 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
 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
 畏之皆持兩端為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
 舊怨謂之調停 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

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 朝廷竊觀 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 國事此治亂之幾而 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 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 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

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

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垆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

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踟躕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平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

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脇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徒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二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

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

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 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奏入 宣仁后命宰執於廉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叅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 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 德音一發衆

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 二聖不移此意則

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 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官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 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

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

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

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二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旣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

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 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

幸國之失自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耻過終莫肯改比輒爲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 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輒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

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 上有黽俛從之之意輒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 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輒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 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 朝廷難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闕矣 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

下輒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 聖意似以
臣言爲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
陛下怪臣前後異同 上曰然乃退六年春 詔除
尚書右丞輒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
孤凡臣之官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 恩與聞 國
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
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軾文學政事皆出
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
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
微仲與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

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
仲不悟也輒居其間迹危甚宰老昔爲中司臺中舊
僚多爲之用前後非意見攻 宣仁后覺之莘老旣
以罪去微仲知輒無他有相安之意然其爲人則如
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
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
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 朝廷許之本約地界
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 俄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
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 朝廷隱忍不
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詞不

復入謝且再犯涇源四年乃復來賀 坤成且議地
界 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
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
育种誼等又皆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
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擅招蕃部十餘人
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輒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
擇老將以守熙河 宣仁后深以爲是而大臣主之
輒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雖其同列
亦不敢異議 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 德音
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人臣

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
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
言此蓋欲 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
專聽其所爲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
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
如此豈 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
害之也 宣仁后極以爲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
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
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
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

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 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 朝廷遂不固執蓋 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 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 要約纔定 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詭俛見從要約未定 朝

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 二聖謂何幸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

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
意可見此非西人之非皆 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

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
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
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
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
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俟
其再乞詰責未晚 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
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爲名深入西界殺
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

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旣又以防護打草爲名殺六
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
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
甚善可遂戒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
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爲戒轍曰李儀
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將謂
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 宣仁后曰然乃加
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 朝廷乃議絕歲賜
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
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

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高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爲例議出於高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高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胸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得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爲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爲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

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爲不可去轍於殿廬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缺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幸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奈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

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併力修完北隄然後徹去
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 聖語曰依都
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幸老失措微仲知
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
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
時微仲在告轍奏曰 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
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
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樊村等三斗
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
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

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三
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
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
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暨時且免決
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不
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
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
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
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他人乎轍又奏曰
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

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
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徼倖萬一成功如
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
流所向及軟堰旣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
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 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
謂執政脇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况使者暨
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
之微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
上 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
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 旨批曰依水監所

奏下手日具功料取 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
論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轍八對奏曰自去年十
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
撼 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
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
頭即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旣露
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掃緝臣知安持意欲
因此多進掃緝約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
不得過所乞緝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
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爲

留河門即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擘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間水監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二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草后嗟歎久之深以所言爲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

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微仲爲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

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堯夫爲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旣而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 上以爲然旣行 上特宣喻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

役事 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 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海爲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并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 上即用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 上意邦直尤力舊法 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

裁之一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埃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為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為邪說以扇惑羣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

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

之學訓練諸將備墮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
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
六色之錢以寬雜後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
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
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
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
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
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
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
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第之政後世稱焉及

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羣臣因其
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
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
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
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
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
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
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
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
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

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
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
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鄧
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
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
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朞
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賃富民屋以居
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
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
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

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
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
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
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
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
於其庚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
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爲惜其
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
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
二始居高安與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

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
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
以一除六至于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
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
之雖取而焚之可也

清夢軒

欒城後集卷之十四

宋 西蜀蘇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冊文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

進冊文
劄子附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
嗣 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

契天運昔 真祖 仁祖之際 章獻臨御歲周一

紀實能協和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 聖考蚤厭萬
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亦 聖祖母躬受其艱始

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
周人以諱事神以謚易名明詔 聖德以示後嗣庶
幾不忘世以爲憲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
作合 皇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祕外
薄華戎之廣不冒德澤以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
若時則烈武參定大計師于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
定垂九十年民獲養生送死功書鼎彝澤加于後及
我 仁祖將援宣孝以奠天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
先識潛德宜于室家施及朝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
疾方彌留羣公卿士拱手相視罔知所措而大策中

定與天爲謀肆時冲人實主神器帷幄旣施號令時
叙稽于衆庶庸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爲先人無
戚疏以守正爲用故士耻奇衺民知嚮方耕田而食
遂底于今雨暘小愆責躬非食飢饉時告振廩輟漕
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其誠熏然和平
無大裁害間修咸平之政大弛逋責中外所釋以千
萬計飢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
流于四方逾人恃和時肆猾姦一聞信義歛然知畏
迄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
仍屈卒爲乞盟之計雖燕處于中實大乂于萬邦究

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洎于外
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
于宮室取足于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以天下養
而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視長樂之故是以貴戚近
習相視而愧元臣耆老聞風而歎不言而化成不威
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 先后舊儀具
在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
而退即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也而儀止於東
闈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
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重於違禮推

之廢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
之訓提携閔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
以勸講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導之以決斷之明久
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
命之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
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于卿士受
命于 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
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謚之法庶
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
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

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
寶上尊謚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
令名垂世光配廟祐賁于太史沒而不亡永永無極
於乎哀哉謹言

附進謚冊文劄子

臣奉 敕差撰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并書謚
冊謚寶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
成章然念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
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 朝廷耳聞號
令目覩風化躬侍帷幄親承德音其於 大行太

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况近者因稟呈謚
法復面承 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
鄙拙不足以稱 陛下追崇 聖母孝思罔極之
懷而直紀事實略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
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

詔二首

改園陵爲山陵手詔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
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
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 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

言止以園陵爲號旣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餘恭依遺誥

擬答西夏詔書

鴻惟 祖宗兼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爲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纘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還寇壤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戢兵以俟尋亦款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是用棄四塞山川

之廣畀每歲賚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敕邊吏止爲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觀所奏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爾容然尚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款伏之宜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况復本國前後背誕之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塞門寨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略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

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略司依前後
 朝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
 並依所乞仍候畫界了日依舊別進誓表然後常貢
 歲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間雖經反覆猶
 示寬恩尚恪守於信言庶永綏於蕃服

策題二首

擬殿試策題

元祐中
准備

皇帝若曰朕奉承 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
 考其為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
 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

所以為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
 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
 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
 樂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 祖宗創業積
 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
 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
 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漢唐者 祖宗何術
 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祗服明訓居安慮危若
 蹈泉谷永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調窮困而民
 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

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耻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羗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恃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勿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耆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子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太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負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子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

統以開釋朕意

樂城後集卷之十四

清夢軒

樂城後集卷之十五

宋 西蜀蘇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詔一首

擬合祭天地手詔 元祐中撰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徧故郊丘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寢盛費用增廣既難躬行以徧饗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齋之日躬見 祖考圓丘之饗兼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

始於此故 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用唐神祇
顧饗中外蒙福百有餘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
議將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
皇地於北壇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饗廟之制尚
從變禮 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祠北郊如南郊儀
仍具上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
見昊天未嘗親奉神媪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
以人揆神凜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輔臣或欲郊
祀之歲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暮年仲夏之時
憂於暑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
初無此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
三歲而祀天廢地情既未允以卑略尊禮尤非順國
之大事朕何敢專是用存 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
之訓循 祖宗之故事一本凜情之實將來南郊合
祭天地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
元豐六年親祠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
檢尋元敕如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
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儀注聞奏

劄子一首

論合祭天地劄子

時已有施行不復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爲非者輒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爲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母事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爲勞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爲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

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皇帝合祭天地於圓丘祀前親饗太清宮及太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爲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饗德四海蒙福則其効槩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

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他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璪先帝重違羣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

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叙三首

元祐會計錄叙

此本有六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祖賦

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

繕爲言大臣分爭 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
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
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
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
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
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負溢於位財
之不贍爲日久矣 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
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 神考嗣世忿
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強兵富國
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

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
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
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
國亦憊矣今 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
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
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
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
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
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
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

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日收支

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覽觀焉臣謹叙

收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

八百四十八萬後除未鹽錢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

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納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

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

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

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

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

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 朝廷

待內藏未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媮歲月可

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

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

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

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廣亦理之常

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

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

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

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曹郎

中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

景德為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

景德為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

景德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

人今爲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爲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爲一千三百二十二入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爲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爲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爲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 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埃闕則補否

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 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

相以下無不減損 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

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 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旣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 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

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養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旣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

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俶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

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
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
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
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
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
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
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
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
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
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

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
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
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
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
謂之記景德田况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
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
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
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
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歛怨所得不補所失事
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

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

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

軾遂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違寧處况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 聖鑒所亮兼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 聖德也故臣以謂 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 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 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 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 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令兄軾不安其職伏乞 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近以兄軾爲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內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 聖聰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 德音以臣

與軾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 聖恩隆厚
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爲嫌略去形迹責之實効臣等
雖復捐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
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 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
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畏
上則陰譴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
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
力圖報庶幾有補於 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
非復矯飾伏乞 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 進
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
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
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以安私義皆面蒙 聖訓不
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
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况臣遭逢
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 聖節卽伸
前懇伏乞 聖慈特賜鑒察取 進止

第四

臣伏以臣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爲翰林學士承旨兼

侍讀軾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 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不論之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必意見從而志淺言輕不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潁州雖 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徒不惟私意有所未順質之公議尤曰非宜况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又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 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于冒 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 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緣方今人物衰少惜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 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 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 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

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
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
廷今臣旣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
別曲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搆飛語誣罔臣
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
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卽時降黜惟鼎
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
臣鼎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
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
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
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
見及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
回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
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且爲朝廷安心供職臣
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稟訓詞不當再
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
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况

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 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隳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 指揮伏乞 聖慈愍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爲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 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干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 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 聖恩特降中使賜臣 詔書仍傳 聖旨令臣赴省供職臣以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 天聽俯伏竢命今已三

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 聖慈察其孤慄畏人
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
死生幸甚取 進止

乞賜張宜徽謚劄子

臣伏見故宜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
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
達政體言不虛發遭遇 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言
輒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
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
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

節然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
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
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分兼師友竊以
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誅行易名本人君
追遠之義况自方平之亾臣親聞 德音許其忠直
竊見故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 詔
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 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
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 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贈
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宋祁

此二人身亾皆不請謚其後叅知政事宋綬為徵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司檢會施行

立 皇后制書劄子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 太皇太后陛下 上 皇帝

陛下奉 承慈訓 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內治羣

臣在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 德音知采擇

之艱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 聖

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

區區激切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 申三省 狀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

聖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

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

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

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既

是大河正溜北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

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

硬堰陰為回河之計耳 朝廷既已覺其軟堰之請

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謂昔

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爲大害而數年前 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岸有闕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卽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卧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

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卽生淤旣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 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掃五七緡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掃緡壅遏北流不爲穩便卽乞指揮所增掃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冰掃緡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旣未得如意卽又奏

乞北流河門只留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旣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搖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 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徼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旣見前計不行

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爲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盡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卑撩淺卽是用河上諸婦人力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知與見今河淤孰爲多少名欲分水實是回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 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 聖斷只 朝廷商量亦無不可 太皇

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 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 聖旨極爲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堙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 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

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悞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衆聽且貽後患伏乞 聖慈特賜詳察降臣此議副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臣叅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 天威甘俟誅譴取 進止

工房畫一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

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

貼黃看詳軟堰之議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卽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 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卽依奏之言深爲未當兼將來敗事安持

等得以歸過 朝廷尤爲不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爲此命一行臣自度叅假之後必不敢不爭若大臣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附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日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 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轍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

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
奏蒙 聖旨令別具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
意實未以爲然况輟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
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
行下工部俟叅假日更別商量取 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
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 陛下
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 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
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 陛下復行此事此所

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
稷爲悅者也臣竊觀 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
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
者矣臣請爲 陛下指陳其略 先帝在位近二十
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 朝廷
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
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
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
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
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 先帝之聖謨睿算

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 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 天書之說 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 仁宗

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 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 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 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 仁宗 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 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

威甘俟譴責取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己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臣竊觀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喻臣等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爲當愛惜事體豈可如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爲諫官後爲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強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

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 陛下明詔臣等公
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
稷爲意勿爲此忽忽則天下之幸也取 進止

貼黃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光爭論役
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
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
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
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
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
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役

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爲緩 陛下謂惇豈
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
誠不爲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 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
年報效不聞負乘爲罪前後累致煩言免瀆 天聽
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祗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方欲
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 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
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
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 天威不敢自安謹

已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 聖慈察臣久欲退避以
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
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 天瀝懇戰懼殞
越之至取 進止

樂城後集卷之十六

清夢軒

樂城後集卷之十七

宋 西蜀蘇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表記劄子狀共十四首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
臣羊酒米麪者與聞幾政每懷尸祿之憂時及初生
曲蒙好賜之厚使華臨賁親族增榮臣轍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猷畝之微貧無甌石之積永
念屬厭之戒曾無求飽之心迨玷近班適緣乏使不

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政本於惠禮從其隆萬物盛多
如魚麗之時羣臣和樂有鹿鳴之喜斥餘牽以爲饋
助燕私而不忘自顧何功敢竊大烹之養誓將圖報
少逃素食之譏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
臣羊酒米麵者弧矢之祥永記於生育廩庖之賜曲
被於 渙恩祇荷 寵靈豈勝愧懼臣輒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伏念臣少方志學會藜藿之莫辭長欲事

親愧旨甘之不贍雖居近列之寵常懷罔極之悲顧
乏遠謀猥叨亟饋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約於
奉已侈在養賢躬周公吐餽之勞服大禹惡酒之戒
特推觴豆之賜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民言助調
國政庶無覆餗之患以圖報德之方臣無任感 天
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笏記

臣伏蒙 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
酒米麵者獲貳文昌再經生育荐蒙慶賜之典仰承
慈惠之風食浮於人念素餐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

德之足觀欲報之心未知所措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
臣羊酒米麵者老逢誕日泣親養之無從賜出天厨
愧君恩之莫報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
於窮陋晚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生平之舊嘉肴旨
酒每驚日食之豐復緣載育之辰曲霑馭幸之典室
家交慶心口自慙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儉以約身
優於養士救廩人而繼粟閔褐父之睨盛力行舊章

以惠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漏泉矧茲異數之隆非復
周行之比食無避難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
古人之戒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

臣轍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
臣羊酒米麵者惠以餼牽示同安於飽滿繼之麩孽
思共享於和平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
自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鄰之風孤
苦積年衰罷無用每逢生日私竊疚懷敢期老病之
餘獲霑好賜之末既醉且飽兼喜與悲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廩庖之充積謂幾或不以而周雅作刺食每無餘而秦風變衰霜爲大亨度越前世蓋視如手足俾知體貌之隆况門有桑蓬本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誓以移忠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笏記

臣伏蒙 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枉蒙寄任空閱歲時每遇初生輒被好賜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鳴野食苹未展盡心之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門下侍郎劄子

臣竊覩今日內降 聖旨臣轉官除門下侍郎伏以執政近臣預聞 國論可用才舉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月爲倫必致忝冒沉淪之議况臣頃由縣道擢實從官首尾七年歷盡華貫逮居丞轄之地訖無絲髮之功黽勉逾年慙負填臆敢期 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覆思之始者旣以不次 衆賢今者又因見任遷貳元宰前後僥倖豈可當 苟復冒居出

納之司不知進退之分公論不允必至顛隳况臣久以愚拙誤蒙矜憫幸今 命出未下勢尚可回伏乞

聖恩念臣孤危非有矯飾特寢 明命以安微衷
臣無任祈 天 命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輒言伏奉 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
郎者久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慙在列言莫
宣於誠意聽未感於 高明臣輒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伏念臣頃以虛名誤蒙收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
咀噍文詞本腐儒之事業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
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闥隨衆出入得失何補於萬
幾奉行文書勉強自慙者期歲此則 聖主之所親

見孤臣之所自知豈待人言難逃 天鑒敢謂超升
累級復進崇階雜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盜未嘗狩獵
食何取於鷓鴣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
選衆以拔士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
心如臣空踈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 聖
朝無失於用人則臣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 天
 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輒言伏奉 誥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
郎者喉吻之任密侍於禁中綸綍之行風傳於海內
苟用人之失當於累上以非輕臣輒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伏念臣西南陋儒墳史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
惟守事君之小心無其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
竊其祿任歷三世年逾半生奉以周旋未始失墜今
者乃欲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斗升之量受鐘
鼎之藏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躡等超累級之上
人非舊比之常靖言以思未見其可伏望 皇帝
陛下因任庶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宜大小無失
所養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
多士皆賴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 天
聽尚回臣無任祈 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陳免以聞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 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
具詞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黃闥之崇惟賢
是用四品之貴匪功弗加 懸迂拙之餘併荷寵光
之及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太皇太后陛
下政由家出德與性成盡心與民雖萬鍾無愛於國
潔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
察而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
雙日獲覲 清光嘗恐病竄不中於規模固陋難逃

於水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未見瑕疵尚
加進擢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
心致此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人非求備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
樂子拔十覲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
多故致雜臣敢不仰體 聖意旁求哲人旣以寬寤
寐之久勞亦以救空踈之不逮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以聞

臣轍言伏奉

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

具詞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掌轄逾年何補
六曹之劇納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爲
非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臣之事君理先
審已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
臣世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翱翔翰苑才殫於書詔
之間總執臺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參陪大政實
匪其人久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譏於
匹夫有若發蒙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
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顧瞻中外豈
無潛德之人徒以 天聽甚高異命已發循墻雖切

反汗無緣上累 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朋友責善之
實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游神淵默灼見羣臣之情
運智密微陰扶 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
臣嘉祐之直言仕亦既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則無
邪忘其鄙凡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
隆父兄當驗服勤之效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進郊祀慶成詩狀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 親饗郊廟禮成肆赦者恭
以莫大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

同和氣畢應伏惟 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文
母之訓言臨御七年慎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
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麥禾荐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
以爲再饗明堂未暇圓丘之大祀躬謁 皇地久稽
先帝之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是用修合祭之
舊補不講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答况復肆育之令
一寬於冥頑已責之恩大弛於纍繫施仁於不報之
地收福於無求之中臣每侍 清光略聞大旨勉強
吟咏形容盛明愧周頌二后之精深乏唐賦三禮之
廣麗圖寫天日自知難成間雜風謠猶或有取謹賦

皇帝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冒
宸嚴臣無任慙懼激切之至謹進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輒言伏奉 誥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幸以空踈獲
陪元祀敢祈 恩霽下逮無功臣輒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恭以三年而郊百禮咸至上則 六聖德澤洋
溢於無盡下則四方奔走勞苦而不辭鳩工聚財講
禮修器經涉累歲克舉舊儀斯皆恭儉足以感神
仁聖足以服衆故得事舉如素禮成不違其於左右

之臣豈有纖芥之助今當宁之美以謙而弗居相祀
之勞雖微而咸錄苟不知避將何以安伏望 太皇
太后陛下上屈至恩俛從私欲使無勞者不得受賜
而辭寵者獲遂本心體天地無私之明厲臣下有耻
之節聰聽雖遠懇誠必聞臣無任祈 天堯命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輒言伏奉 誥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叨陪祀事已
極忻榮貪冒寵光實增愧畏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恭以 皇帝陛下紹統六聖臨政七年愛敬盡於

事親故道要而用博終始念於典學故德修而弗知
間者稽參古今並享天地人情既協神理弗違月朔
以還雨雪猶作齋宿之際風霾未除及夫晝漏盡而
天宇肅清月幾望而雲物晏燦執玉而進如將弗勝
受福以歸謙不自有衆庶如堵歡忻一詞此則 聖
性得於自然臣下望而莫及曾何誤寵橫及無勞伏
望 皇帝陛下狗固請之誠收已行之命福昨既均
於在列名器豈宜以假人益慎予奪之權深厲廉耻
之節眇然微願冀在必從臣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輒言伏奉 誥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
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許
仍斷來章者元祀告成靈貺昭答推廣乾坤之施普
霑臣子之私顧惟何勞竊冒斯寵臣輒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
享天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天下之務而非以私
其族培附帝業保佑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鋤以
俟其長玉人之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厲之以講學之
勤示之以聽斷之敏導之事天而天錫之福訓之祀

地而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其意如臣等輩絕企光塵雖復因時以舉儀祇令以從事參備羽衛進執豆籩豈有勞能坐被光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脈膺之餘慶錄左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惠不嫌於過優致此誤恩首霑近列辭避無所寢興莫遑以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輒言伏奉 詔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

仍斷來章者祇相元祀粗免弗虔敢緣均福之常妄冀及私之寵重紆訓語祇益兢慚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郊廟之崇 祖宗所敬先之以寬刑薄歛使民罔艱虞副之以潔粢碩牲使神無恫怨民神胥協家國用寧顧臣何人預聞庶政裕民之意詔令具存事神之誠威儀可效乃者密侍 旒冕手薦璧琮晬容穆然而祇畏之心明羣工肅然而吳教之意息聽於輿人之誦知有列聖之風臣目覩盛儀無周南之嘆位在近列有批前之譏首被恩私實增戰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襲累

聖之成規霈然雨露之私無復賢愚之間勲封之錫
 深愧於勞臣田邑之加幾至於成國功無毫髮 恩
 積丘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樂城後集卷之十七

清夢軒

樂城後集卷之十八

宋 西蜀蘓 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表狀疏共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

臣轍言伏奉 誥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
 二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論事非宜本虞於大譴承命
 出守猶荷於 寬恩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
 臣性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乘之始偶同彙進之
 餘由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

髮之勞久處廟堂滋見斗筭之陋踈拙日慙於君
父滿盈每謂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
言之不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狂斐于時妄作信自
取於顛隳尚賴深仁黜臨善地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
實稍寬憲法特許省循收去幹之魂雖知甚幸若喪
家之犬私竊自憐恐懼未忘寢興有民與社永
知愧於明時使過與愚冀或收於異日臣無任瞻
天荷 聖惶懼戰越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臣職言臣前得罪蒙 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

再被 告降三官知袁州卽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

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 告降授試

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

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

三黜始悟愆尤臣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

傳樸學仕偶 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

因時乏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

纔經九歲遍歷要塗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

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聞故不

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
荐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爲近
今茲貴分留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
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
以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無爲言恩出獨斷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
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
茲賤微猶得陳述如臣自處本復何言顧惟兄弟二
人迭相須爲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亾况復墳
墓闊疏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靜
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 君父庶幾有冀於
生全泣血書詞叩闕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
之誠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明堂賀表

臣輒言伏覩今月十九日 赦書明堂禮畢大赦天
下者饗 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青天地之至
仁舉此盛儀併在今日臣輒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
惟 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坤寧兵戢
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圓丘

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寬大之澤靡物不蒙
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
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謹
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久蟄泥塗聞
震雷而惕若深囚籠檻得清風而自疑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雷州謝表

臣轍言臣先蒙 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
年閏二月內又蒙 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
於今日五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

海濱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轍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
知盈滿之爲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
髮釁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霧雨烝濕血屬星散皮
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
有踐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
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 皇帝陛下仁齊
堯舜政述 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
生共霑憐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
斃猶復許以生全臣雖棄捐尚識天恩造知殺身之

何補但沒齒以無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移岳州謝狀

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曆恩貸深廣不遺舊物尚許北還元子赦書重加開宥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復官宮觀謝表

臣轍言昨於虔州准

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

居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准

告授臣太中大夫提

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

闕祇受訖者謫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若再生復茲舊秩之還仍領真祠之祕居從私欲感極涕零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多難反身自省本欲忠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粗免愧畏於俯仰徒以氷炭難於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爲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爲不赦之文前後三遷奔馳萬里瘴癘纏繞骨肉喪亾聞者爲臣

傷心見者爲臣隕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衆楚
相咻有口誰訴此者伏遇 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
坦然無私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卽聞德
音內推 聖母之慈仁外照羣臣之情僞荐垂恩宥
至于再三春雷發聲蟄戶咸震臣得以遲莫復覩盛
明頃嘗卜居嵩穎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
歲蔬食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 聖功死當結草
以效誠節至於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瞻望
闕庭披瀝肝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南郊賀表

臣轍言伏覩今月二十三日 皇帝親饗圓丘禮成
肆赦者臨御再朞初見 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
臣轍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本朝六代 八聖承
平之久曠古所未聞三年一郊極盛之儀有唐之成
法因四海來祭之廣成百神受職之文推演神休肆
宥多辟恭惟 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性堯舜之
深仁受命之符本緣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復因
行禮之終益廣好生之澤臣頃斥居荒服豈意生還
今密邇邦畿亟聞敷命造庭稱 慶雖絕望於餘生
鼓腹載歌竊有幸於今日臣無任瞻 天望 聖踊

躍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

臣轍言伏奉 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
勲封食實封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
法所不容尚領真祠實出寬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 明時下則拙於身謀
上則闇於國體 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
年浮沉萬死偶 真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普復
舊官亟叨厚祿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爲身利退藏
願未敢請因循於此黽俛自慙雖復追削者五官仍

且獲安於閑局涵恩至厚爲幸已多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秉未忘於舊物恩
許畢其餘生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
難報姑靜默以待終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墳寺表

臣轍言准穎昌府牒准 御筆手詔節文應係籍宰
執墳寺昨經改正仍並給還者名書罪籍慙負明時
恩念私塋特還舊刹九泉受賜荒隴生光臣轍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

無補愚不自量 恩禮誤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
自上遺先臣之憂舊恩已移沒齒何覩豈謂 詔恩
一出故物復還丘塚絕芻牧之虞松檟變焦枯之色
骨肉感涕閭里咨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性仁無
私 聖孝不匱覽 二帝初潛之地動一物失所之
懷號令所加存沒咸賴臣衰病已久報恩之日不長
子孫在前竭忠之心未替過此以往無所裁之臣無
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官表二首

屏居田里忽捧絲綸 恩旨非常驚喜交至臣中謝

伏念臣向者叨塵名位自取顛隳亟蒙召歸卽還舊
物之厚中雖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退藏爲
幸閉門念咎旣久謝於交游沒齒無言蓋僅同於木
石雖未卽死豈復干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德
日新仁心天覆躬受八寶推恩萬方朝陽一升雖幽
咸照時雨旣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
顧臣筋骸已憊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絕望清明
之化論報無日荷 恩則深臣無任瞻 天仰 聖
激切屏營之至

誕膺八寶承天地之休連錫二階均雷雨之施 恩

深難報感極何言臣中謝伏念臣憂患餘生老病兼至廢黜雖久尚霑品秩之餘奉養雖微更獲耕耘之助一毫以上皆出於君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復叨寵數深屬無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聖功獨運深憐枯槁重許發生示人以無私之心施德於不報之地臣雖頑鄙粗識恩私筋力已衰莫展驅馳之用忠誠尚在豈以生死而移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皇太后上僊慰表

臣輒言伏覩今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至頴

昌府者母儀淪喪率土震驚臣輒誠哀誠殞頓首頓首大行皇太后定策艱難之中力辭政務之要功存社稷德及生靈奉諱云初痛心罔極伏惟皇帝陛下方以天下爲養遽有終身之憂孝愛兼隆哀慕日遠臣久居謫籍適此召還感恩至深奉慰無路臣無任瞻望闕庭哀慟殞越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帝制下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

臣輒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祔廟禮畢者復土告終祔姑成禮悲動宸極痛徹

寰瀛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 欽聖憲肅皇后內
治有光坤元至順方艱難之際好謀而成迨聽斷之
辰退藏於密奄棄萬邦之養永嚴七世之祠伏惟
皇帝陛下仁孝自天感慕踰等捨曾閔匹夫之志念
文武創業之艱深抑誠心以幸天下臣限以在外不
獲奔詣 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慰以聞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 欽慈皇后神主祔廟
禮畢者孝不及養永深敬愛之情禮極追崇亟成陵

廟之制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 欽慈皇后毓德

仁里作嬪皇家蚤棄宮闈未遑禕狄之盛禮誕育

仁聖克復 祖宗之舊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

皇帝陛下孝恭成德思慕終身雖盡顯親之儀未
忘念母之志中外瞻仰啓處不遑臣限以在外不獲

奔詣 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陳慰以聞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臣伏以道大難名本無心於民上功成卽去空結想
於人間贊罷棗脩祿陳禕狄敢薦竺文之秘少資天

福之餘 大行太皇太后伏願乘佛妙因稱民善禱
超升彼岸既資福於今生降澤斯民終未忘於故國
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右臣伏以仙馭賓天聖功在物哀纏率土痛切遺臣
伏惟 大行皇太后祖烈崇高坤儀博厚定立長之
大議宗社以安避成功而不居中外咸仰奄棄東朝
之養倏起西方之遊身月有期因山非遠願假佛乘
之妙少資淨土之因超三界以無方福羣生於罔測
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右臣伏以日月有期祥禫成禮甫終遏密滋極痛傷
伏惟 哲宗皇帝陛下臨御積年威神在物紹 聖
考之遺業啓華鄂之遠圖至矣成功盡然永慕爰假
佛乘之妙少資仙馭之遊伏願追 列聖於九霄齊
光斗極福遺黎於四海等固山河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

臣伏以地厚天高取數固多於萬物堯仁舜孝降年
獨永於百王理雖出乎自然事必從乎衆欲是用假

佛乘之至妙祝 宸算之無疆 皇帝陛下伏願追
繼祖宗之隆度越漢唐之盛恭儉以求仁而仁至愷
悌以祈福而福生兼獲華夷之心大副臣民之望臣
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東瑩老翁井齋僧疏

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爲東瑩老
翁井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壠
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
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
祈冥應謹具疏如後

齋僧七人每僧各轉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設水
陸道場一夜

右伏以先君太子太師兆自東山躬卜靈宅泉出右
麓流于西南旱暵不乾霖潦不溢實有常德紀于耆
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永惟良坎之德行止相尋山
下出泉在易爲蒙蒙極必發失其常性厥咎在人轍
以愚暗曩竊名位積譴致罰以累茲泉今者歸依佛
乘救援衆苦伏願道場清淨山神歡喜泉流漢發草
木滋潤居人蒙賜瑩域增固伏乞三寶證知稽首謹
疏

卷之十八

清夢軒

樂城後集卷之十九

宋 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校

青詞十一首

京師

臣久以空疎預聞國政上愧天地下慙君父常願蔑私以徇公捐身以濟物而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事不稱心十常三四俯仰愧負朝夕不忘而復愚幼之年過咎未免長而知悔往不可追頃自十載以來心存至道清心寡欲僅乃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濟

敢以初生之日仰祈真聖之恩察其誠心被以妙力
令臣所志獲遂所學有成國以永寧身以長乂臣不
勝大願頓首頓首謹詞

高安四首

伏以生於微陋性極冥頑叨冒國恩預聞政事才短
德薄福過禍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譴之增積終年三
黜遂涉江湖之嶮艱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
留寓中原寄迹高安遽逢生日術者荐告厄運稍移
仰叩天闈冀回聖造矜其愚而多愆察其中之無他
赦宥徃愆刊除罪籍俾我同氣俱復近邦苟獲閑地

以偷安非復要途之敢望棲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
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傾倒激切不知所裁臣無
任瞻天瀝懇惶恐戰越之至謹詞

伏以臣夫婦歸誠至道託迹塵寰自幼至今隨世所
行豈免過咎况復近歲預聞國事福祿盈滿功行茂
聞致此顛隳將復誰咎重以兄軾平生悻直仇怨滿
前流竄海濱日虞瘴癘以至墳墓隔絕父子分離相
望萬里患不相救今斥逐以來荐歷寒暑追惟既往
非有邪慝憂患已深理或當復惟真聖慈閔與物無
私庶幾北還近獲成命非復有心於榮遇惟覲少獲

於安全憐其虚心養氣之勤錫以問道逢師之幸臣
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以謫居高安行將再歲杜門自省日懼禍災乃者
火焚閭閻勢極熾猛風從北來正趨館舍治任挈族
未知所適而風回火轉幸免焚蕪向非神祇明察憐
憫困窮則雖免灰燼之虞必有狼狽之患敢陳非供
少答靈貺伏願稍垂慶祐洗除宿殃臣無任懇倒之
至謹詞

伏念本鄉通義以仕爲家再謫高安累年于此以忠
獲罪夫婦漂流携家不前男女離散宿有疾疢不甚
康強飽暖安閑雖感恩於造物拘縻窘逼常與嘆於
異鄉日屆初生家陳薄供望三清而稽首仰衆聖以
馳誠稍回恩光照此陷穽願涉新歲脫去宿殃祿命
增長骨肉和合悄悄誠意莫敢盡宣臣無任瞻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龍川二首

伏念臣頃自甲戌之歲大運在酉命運相衝是歲生
日之後自門下侍郎謫守汝州爾後四經流竄今在
循州嶮阻厄窮何所不歷疾疢喪禍近復繼作雖卯
酉逆順天理難逃微生不幸適丁其會然術推陰命

先凶後吉自始入運今已七年豈始迎其災而終止
其吉伏願俯念窮困稍垂寬宥覺悟 朝廷解釋羅
網骨肉安樂相從北還區區寸誠願盡於此臣無任
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於朝流竄南方於今七載再
投嶺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喪衣食所迫囊
橐空虚脾胃冷洩藥石不效北歸無日老而益窮常
懼寄死南荒永隔鄉井因上元之赦旦依道士之靈
科稽首泥塗歸命仙聖一願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
陰消散真陽充滿二願 朝廷覺悟羅網解脫振衣

北還躬耕爲樂三願南北眷屬各保安寧北歸之時
一一相見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等觀冤親普加
慈恕遇有方便知無不爲或在廟堂或在田野並推
此心無有變易天地鬼神實聞此言雖生成之恩茲
未能報而螻蟻之志死且不渝臣無任懇倒之至謹
詞

閤阜

伏念臣頃自丁丑之春得罪 朝廷流放海上是時
舟過臨江近瞻閤阜遙望玉笥誠心惕然徼福聖境
願得生還中原當就茲山恭陳薄供以答靈造今已

蒙恩授前件官岳州居住乘舟北歸復出山下而私
行無力仰止勝地不能自致惟神格斯不可揆度容
光必照何所不臨臣遭回瘴癘之鄉得脫病苦出入
嶺海之際獲返江湖天地之恩草木何報重念臣志
弱才短學術空虛頃歲忝冒實爲過分然其忠國愛
民始終一心粗若無愧人不可罔而况於天儻茲心
不誣願今日已往隨福所有隨力所堪除其艱難錫
之安穩至於壽考由命富貴在天不敢妄祈有所非
覬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許昌三首

伏念臣頃以宿世舊殃七年流竄天鑒在上矜其無
他還寓潁川粗霑微祿顧眎世事自知難堪姑願築
室耕田養生送死優游里社聊以卒歲惟是學道之
心澹泊已久雖勉求虛靜而習氣未除力行升降而
天路猶壅疾病雖去精氣未凝方當厄運之終復遇
生日之至仰祈真聖愍我勤勞洗濯往愆助成道力
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嶺外還居潁川雖身沾薄俸而心虞多
難汝南經歲老病逼身今茲甲申建歲庚申乘運卯
人至此法當少泰偶於歲首復返舊廬敢以初生之

辰仰祈真聖之祐然臣久慕至道中無他求唯是欲
習初乾日望增進願心廣博終冀成就伏願隨力所
堪隨福所有內以安身外以及物雖退轉之咎自誓
以必無而保全之功實冀於冥助臣無任懇倒激切
之至謹詞

伏念臣幼爲諸生力學雖蚤聞道則遲中歲從仕憂
患常多安樂則少晚年學道用力雖篤成功未期所
經生日六十有七來日無幾有志未從一自謫居南
服首尾七歲旋居潁川又復五載齒髮衰變氣血消
亾回首功名自分已矣存心性命猶幸得之伏願真
聖哀矜成就微志苟獲安身之福敢忘及物之心臣
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祝文二首

嵩山祝文

轍昔緣吏役自陳如洛道出嵩少秋雨方淫繁雲如
絮纏覆山上究觀近麓莫矚諸嶺據鞍默禱庶幾一
見俛仰未幾豁然雲移如卷重帷卻窺山後連峯角
立草木可數驚顧竊歎莫知其由昔韓愈南征有感
於衡豈以無似克配前烈默然慙惕不以語衆至于
今日十有八年永懷疇昔有不能已謹遣家兵以茶

酒香燭及佛經疏伸導薄誠神鑒不昧景饗昭答謹
告

汝州謝雨文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
太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清酒特羊
之奠恭祭于北園社令后土神君轍以罪戾謫守茲
土自春徂夏旱飢爲苦麩麥殄悴禾未出畝吾民憂
傷巫覡旁午念予罪人餘譴累汝間行北園亭曰致
雨前守趙王有禱咸許顧慙昔賢願暉前武掃地而
祭屏去牖戶清漪繞屋喬木環渚微風肅然神物來

處吾僚祗敬齋宿吾府雲興山際倏遍天宇風來不
疾雷發不怒祁祁甘澤如哺如乳酒不濡地鴈不升
俎仁哉有神未請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陽旣
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及禾黍吏免訶譴民病獲
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祗薦醪牲以永斯祐尚饗

樂城後集卷之十九

清夢軒

樂城後集卷之二十

宋 西蜀蘇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祭文一十八首

祭張官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
于故太子太保致仕張公四丈之靈轍之方冠公守
西蜀時予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
鴻鵠困于棘茨君亦嘻嗟世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

且果顧我與兄復往從之少未更事見亦弗疑後將有成達于家邦斯言是信不折不降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宋庇于有仁既博以文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遷而還迎我而笑世將用子要志于道我曰不然將復見公俛仰六年斯志莫從遺章上聞匪私爾傷慶曆之遺今也則亾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師及其從宦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隙公之問學初亦弗勤汎然游心功倍于人有疑而問時罔弗達禮則鄭產樂則吳札公之行已色溫言厲卒然相逢忽若無意其所與交

金石弗渝可以托之六尺之孤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貴莫淫詭詞削草人亦弗知雖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於世事見于外人之知公茲亦其槩公性靜深灼見安危遇物斯應動獲所宜退而自養湛然純一與天爲徒惟道非術逮其將亾言若平生寂然委悅不怛于行道實在天後必有傳謂予可教而亦弗聞公入不出我出不還而使斯道忽乎茫然嗚呼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以

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湖州與可學士親家翁
之靈嗚呼漢蜀太守石室之孫散居梓潼耕稼隱淪
是生高人文如西京雅詩楚詞雲溶泉清心恬手柔
隸草從橫毫墨之餘遇物賦形怪石噴列翠竹羅生
得於無心見者自驚嗟世知公以是謂賢公心浩然
實而弗炫有觸不屈始知其堅世在熙寧士銳而翹
利誘于旁奔走傾旋公居其間澹乎忘言洋人病茶
徐爲一宣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惟我與公交友忘年
以靜喜我申以婚姻子喪婦存諸孫在前撫而教之
尚侈公門窻窻有時送車盈阡千里寓詞聞乎不聞

嗚呼尚饗

祭亾壻文逸民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以清
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我與君
翁忘年之義長女未笄許適君子君少不羣介然老
成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獨怪君吐詞悲傷是必多
難否則不長別我于宋送君于株扶喪舟行萬里有
餘我邊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
師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女有烈志留鞠諸
孤賦詩栢舟之歎不渝惇惇遺孫教以詩書庶幾不

成歸大君間嗚呼尚饗

再祭張官保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丈之靈公志大而才高氣直而慮深世俗之所不悅而君子之所服膺轍從公游實見而知眇視世間若無足爲及其觀會通以行典禮蓋未嘗失時況觀衆人澹然無心及其結意氣而同憂患蓋堅如斷金故方其出也仕歷三世雖未嘗不用而才莫能旣逮其處也與衆雜居雖罔有不伏而中

情實䟽究觀始終疑其天人或因物以有覺或逢人而益信由是嗇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照外忘物而遠塵至於委化之日泊然反真嗚呼我之從公始於父兄師友之交親戚之情而掩棺不哭送葬不行無以寄哀請易公名惟文與定庶幾平生公雖不求朝有典刑嗚呼尚饗

祭亾嫂王氏文

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亾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

輟幼學於兄師友寔兼志氣雖同以不逮慙兄剛而
塞物或不容旣以名世亦以不逢轍驟而從初未免
憂媿以婦人處之則優兄坐語言收畀藜棘竄逐邾
城無以自食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遂入北
扉貧富感忻觀者盡驚媿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肴
蔬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族人咨嗟觀行責
報謂必多福繼以壽考中歲而殂理有莫知三子俱
良聊以慰之兄牧中山始殯而往謂我在茲屬以時
享距城半舍旁撫仲婦無感無懼祭遣諸子嗚呼哀
哉尚饗

祭八新婦黃氏文

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辛未舅姑躬以家饌酒果之
奠致祭于故八新婦黃氏之靈吾不善處世得罪乎
朝播遷南荒水陸萬里家有二子季子季婦實從此
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風波恐懼蹊遂顛絕所至言
語不通飲食異和瘴霧昏翳醫藥無有歲行方閨氣
候殊惡晝熱如湯夜寒如冰行道殫什居室困瘁始
自僕隸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汝獨甚天乎何辜遂
殞于瘴追惟平昔慈祥寬厚孰云不淑而止於是南
北異俗伏臘幾廢燔炙豚魚漸漬果蔬承祀寧賓不

異中夏卒無一言歎恨流落逮及啓手脫然而逝惟我夙業累爾幼稚興言涕落呼天何益五里禪室頃所嘗寓土燥室完密邇吾廬權厝其間母或恐怖二子雖幼資可成就姑自鞠養無水火患猶冀災厄有盡天造有復全柩北返歸安故土魂而不昧識此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北歸祭東塋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三月壬戌朔十五日丙子男具官轍因姪千之等西歸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先考編禮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追封成國

太夫人之靈轍恭承先業奉教不謹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忠良先除異已轍與兄軾同時遷南適回江西流落嶺外奔走萬里始終七年尚賴世德有憑遺澤未泯久處瘴霧雖病不歿庚辰正月帝出于震推恩四海澤及兄弟同復舊秩皆侍真祠轍遂自龍川北還許姪與諸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楸鬱葱在目然念灑掃弗躬齋祭遐邇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軾來自海南道遠未至皆以困躓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甦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謹告

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鞅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端明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爲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疇瘴氣所烝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義氣外強道心內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真人龍翔雷雨浹天自儋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亦未出嶺終止毘陵有田數頃逝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之難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

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名冠多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祕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旣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于行陟岡望之涕泗雨零尚饗

再祭亡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二十三日丁未

具官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
之奠致祭于亾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天禍我
家兄歸自南沒于毘陵諸孤護喪行于淮汴望之拊
膺自嫂之亾旅殯西圻九年于今兄沒有命葬我嵩
山土厚水深邁往告遷及迨初婦靈輒是升道出潁
川家寓于茲迎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
能瑩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往寓其堂以須兄
至歸于丘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遐勿畏勿驚嗚呼尚
饗

再祭亾兄端明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轍與
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
亾兄子瞻端明尚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
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
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
猖狂妄行誤爲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于黃
我斥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服簪紳
俛仰幾何寵祿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
漲海之南黎蜨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颶來掀簷
臥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

我還穎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
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
而止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雨對床後勿有違
進不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
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
地雖邾鄆山曰我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
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磐桓
卜告孟秋歸于其阡穎川有蘇肇自兄先嗚呼尚饗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維年月日舅具官蘓轍姑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

饌酒果致祭于八新婦黃氏之靈我昔南遷自
筠徂雷自雷徂循萬里之行季子季婦同此艱勤婦
生名家有德有容幼不逮門繾綣相從冒嶮涉瘴初
無咎言念我厄窮徃反累汝愧于心顏瘴病彌月藥
石不効卒殞當年弱子稚女躑躅吾側念母悽然汝
徃莫追撫此二孫冀其成人命降自天舉家北返與
棺俱還嗟哉吾兄沒于毘陵返葬邾山兆域寬深舉
呼尚饗

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
丙申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護軍蘇轍
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
蘇氏范氏同出坤維蜀公告休居穎之湄我老去國
歸亦從之公逝久矣見其長子婚姻之故莫我遐棄
一叩我門遂不再至嗟夫不淑病日以侵一臥歷時
弗寤弗興一子旣冠一衣始勝我見蜀公帝城西偏
君與仲叔笑言相驩叔先仲亾君獨蒼顏內撫族黨
外接友朋恭敬愷悌此邦所稱嗟我寓新孰慰此心
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仰幾何獨爲古人鄉黨之好
盡此一罇嗚呼尚饗

祭王子敏奉議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知縣奉議王君子敏之靈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
伯仲來學詩書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綴以
婚姻旣親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于方春君登
丙科又敏于政惠于上官民亦不病矯然衆中氣和
而正孝友之善中發於誠均其有無以及孤惇嫁女
娶婦期不負兄我居穎川君令陵臺十日稅駕爲我
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顧君笑自苦奚爲隙駒

逝矣爲樂何時去我三年遂病以衰失官居汝啓處
未安伏枕不興將沒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永歎嗚呼
尚饗

遣适歸祭東坐文

維崇寧三年歲次甲申八月壬寅朔二十一日壬戌
男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轍謹遣第二男
承事郎監東嶽廟适西歸致祭于先君贈太子太師
先妣程氏五三君追封成國太夫人之墓轍自元符
庚辰蒙 恩北歸西望松楸卽懷歸志孤拙多難事
與心違俛仰四年進退惟戾日月不待齒髮變衰深
懼溘然無復歸日遣适代徃周行兆域有志不獲涕
泗垂臆兄軾已沒遺言葵汝轍與婦史夙約歸祔常
指庚穴以敕諸子苟未卽歿猶幸一歸躬行汛掃以
畢餘願尊靈未泯鑒此誠意尚饗

祭黃師是龍圖文

嗚呼尊先使君與我早歲旅于天廷自唐已然同年
友朋異姓弟兄南北東西不約而親義均同生君家
在陳我官陳庠時始合并君方少年出從鄉貢曄然
有聲一飛絕羣不入州縣數載公卿無惡於民無怨
於友氣和且平我遷南方歸來老矣故舊無幾君家

父子見我京師相顧而喜往來綢繆昏姻之好實始
于此我廢于時君仕日躋一榮一瘁親友之恩始終
不渝允也君子君於父兄人無間言閔子是似其於
吏民不剛不柔次公之比謂當百年仰事慈親以及
愛弟奈何不淑有志不終中道而棄丹旄翩然死丘
之隅萬事已矣我老杜門素車不行一慟永已嗚呼
尚饗

祭范彝叟右丞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遣男具官遲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右丞范公彝叟之靈維昔先正文正稱

首嗟我晚生不識耆舊從事南都見其叔子議論琅
然前人是似我遷南方六年而歸平生交舊多聚京
師晚遇仲氏秉國之維以義知我傾蓋不疑我復遷
南仲亦繼往瘴癘侵凌氣血凋喪同歸潁川白首相
向問疾于牀執手無言慟哭其堂殲此忠賢公方在
朝四方所瞻居未逾歲亦來守邦顧我里閭盃酒相
從往還之歡意若將終我寓汝南公旅彭城尺書不
通期我以誠我還舊廬終歲杜門公歸訪我欣然笑
言三日不見而以計聞老病無朋誰復念我永懷仲
叔言出涕墮於乎哀哉尚饗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降
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因僧
法舟西歸以香茶果蔬之奠致祭于故寶月大師宗
兄之塔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藥市解
鞅精舍時始見兄頽然如鵠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
若舊識屈信臂頃閱歲四十性直且剛纖惡不容與
人盡言口如病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疵行有利病勢
有隆汗始終一意不爲薄厚交遊之間蓋未始有昔
言遊宦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

患所由亟還于鄉泉石可求我志師言未返而顛師
亦不待與化俱遷遣舟與榮萬里來計開紙失聲悔
恨無所彈指西望卯塔旣成臨絕之言求我以銘自
我竄逐憂病相襲緝綴清風得一忘十追懷曩好徒
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收淚語舟歸酌流水一
生一死誠則無已嗚呼尚饗

祭逍遙聰長老

紹聖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
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謹以香茶果蔬之奠告于故
逍遙長老聰公我生多故再謫於筠萬里故鄉孰爲

故人師自吾蜀為筠導師坦然無心言直氣夷顧我
 如故彌久而堅逮茲再來為我出山逍遙無師衆願
 師往師念我獨為衆所強入山幾何自春徂秋一病
 不治蟬蛻莫留此心超然去住不疑筠人懷思涕泣
 嗟咨山中來告卯塔將成一奠之哀斯未忘情尚饗

清夢軒

樂城後集卷之二十一

宋 西蜀蘓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予先君官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
 予兄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轍少聞其
 餘雖不能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
 之存者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志於
 畫者不以此為師則非畫也予昔遊成都唐人遺迹

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
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
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
趙之工方園不以規矩雄傑偉麗見者皆知愛之而
孫氏縱橫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
從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爲行道天王其
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予每觀之輒歎曰古之
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爲極歟其後東遊至岐下始見
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爲極也蓋道子之
迹比范趙爲奇而比孫遇爲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

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
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
爲維摩文殊西爲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
屋瓦弊漏塗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
者常存乎其人人人亾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
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亾
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
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
殿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蘓氏惟政所葺衆異之
曰前後葺此皆蘓氏豈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請記五

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羣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爲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弊已甚詩石散落亾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廣思賢龕石于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歎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籍籍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隸舍馬廐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爲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子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

官吏奔走以不及爲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爲樂也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間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爲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曆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爲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蕭然餽粥之

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沉里間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爲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爭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遠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亾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

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不從也君之孫
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
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
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爲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昔予旣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
而和予方從事南都二子從予學爲文皆長於詩騷
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已
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弟之樂何苦爲此務
光終不能改也旣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

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
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旣與予同憂
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騫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
之故其聞道益深爲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
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
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予奉 詔
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鬻濟南之田以遣
之告予爲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
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
於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醜慶曆中樞密使以

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道天理有不當然者况予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悲乎君之沒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適昔與君客徐始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卒在適乎適哀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爲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爲此文冠之庶幾初裔能立以畀之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僖耳冥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菘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

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忝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

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六孫名字說

子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一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兄子

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
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
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
适之子長曰籀幼曰範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
篆篆隸皆成於滋也故籀之字曰滋範法也王良與
嬖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為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為
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故範之

字曰御遜之子長曰筠幼曰策始予得罪於 朝而
放於筠遜從而筠生傳曰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
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為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
而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
成也故策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
子而子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
俟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
改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
生無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
聞其覺山僧惠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爲善知
識復受 詔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
此蛇豈其用意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爲
請於 朝得間歲度僧又爲實立碑于塔終身眷眷
若有遇於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
公遺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爲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
可信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書楞嚴經後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
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
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
六根入每跌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卽
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卽是涅
槃實際觀照旣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
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
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卽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旣寂動靜二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旣滅寂滅見前若能如

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旣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故名須陀洹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

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經言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
福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
入萬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慧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
眼也謂如來有慧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
有曰如來爲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
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爲法而畏生死則亦有
慧眼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

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庠惕然有瘴暘之慮
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
月而至旣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
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
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
佛書習禪定旣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
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卽捨去分司東洛優游
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
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
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

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
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
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
發於咏嘆輒以公卿投荒謫歎不獲其終者自解予
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
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歿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
寘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
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

圓覺經云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
功自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

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
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爲真定真定既立則真
惠自生定惠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
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
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
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
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卽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
住心心不住卽流通住卽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
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

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閬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爲名儒仕爲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有聲予侍親京師始從之遊已而予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予爲中書舍人子駿爲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子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

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祿大夫安德郡太夫人予適當制實爲之詞未幾子駿以疾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七年予自龍川歸潁川子駿之子綽來見涕泗言曰伯兄頡季弟焯不幸亾矣惟羣綽在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願錄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孤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自意全得至于此撫念存沒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記

樂城後集卷之二十二

宋 西蜀蘓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墓誌銘一首

亾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 今天子卽位推
 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 命渡海北歸明年
 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
 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計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
 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嗚呼斯文

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卽歿我
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
軾姓蘇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
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
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
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
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
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大息公侍側曰軾
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
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

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矣嘉祐二年歐
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
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
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
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
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
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
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
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
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

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底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卽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 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 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蘓軾有不能耶

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旣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 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 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蘓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 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 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

不宜以玩好示人卽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
合爭言 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
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為
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
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
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
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茂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
乘勢驕橫至與鈐轄充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
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
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

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 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
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
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
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
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
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 朝廷
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
公姑徐之未幾 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
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
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

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
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
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于梁
山洎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吕梁百步扼之匯
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
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
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
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
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
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
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
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
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
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 朝廷
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
上言事者撻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旣
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
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
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
旣付獄吏必欲寘之必鍛鍊久之不決 上終憐之

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
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
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畧
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
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
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
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
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
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諛侮困君
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

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
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
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子厚以
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旣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
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
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
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
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
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
入侍延和卽改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

議曰 役爲差役差役行於 祖宗之世法又多弊
編戶充役 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
民或有不得 者 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
以戶高下出錢而 役之苦行法者不循 上意
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 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
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
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
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
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
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

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
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
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
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旣不可得則
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
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
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 上有所覺悟上
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
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
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

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
之士皆悅服嘗侍 上讀 祖宗寶訓因及時事
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
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
不以聞 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
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
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
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
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 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
罪確則於 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 皇帝降

敕置獄逮治而 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
兩得矣 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
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
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
作公請於 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
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卽減價
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
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
病歿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
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

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
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美
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糴 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
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
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
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
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
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
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
潮渾濁多淤河行闔闐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
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
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
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
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
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
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
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
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
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
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

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船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徃拜焉至是源歿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徃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 皇帝 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又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亾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鄙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 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

利爲 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 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

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
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
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
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
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蘄
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
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
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
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
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

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
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楊州常人爲公買田
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
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
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
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
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
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
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
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郡有宿賊

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
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際不敢言公召汝陰尉
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
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
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
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
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
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
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
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証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
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
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
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
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
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
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
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
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
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
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

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

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

無所滯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
斃者納之窳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
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
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
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
化士人畚土運甍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
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
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巳乃復朝奉提
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
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

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
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
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歟必不墜慎無哭泣以
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
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
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
事次日追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篋符箕箒空
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
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
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歎

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
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旣而謫居於黃杜
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輒瞠然
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叅之孔老博辯無
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
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
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
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
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

所未達旣成二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
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
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
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
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勸自言不及
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
好施伯父太白早亾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
沒有遺言公旣除喪卽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
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
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敵爲而不顧其害用此

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樂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待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歿孰爲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

已斷茲百世之後豈其無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于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樂城後集卷之二十三

王執禮子敬

全杖

顧天叙禮初

神道碑一首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答公子叔
弼書附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
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
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
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
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效當如君志既而病已

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衛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竒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

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訕范公以爲當黜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

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 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 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 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

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 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公愈奮厲不顧 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

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
因奏事論及人物上曰公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
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
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
害公曰麟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
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
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
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
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崞
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

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
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
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
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
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固
諭無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
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
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脇持州郡公奏
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
招以不歿旣而悉誅之脇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

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脇從乎旣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

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旣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輔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

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 朝廷士大夫知 上有
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
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願宗熙蕭肅知足蕭孝友四人
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
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
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怪知名
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
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
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
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

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
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
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
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
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
胡八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
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
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
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
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

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
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
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
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
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十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
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 上不豫諸軍訛言
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
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
公嘗因水災上言 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官未
建此又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

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
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
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
禍後唐遂亂 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
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叅知
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
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
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
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
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

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 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 聖斷 上乃稱 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 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 旨明日請之

崇政 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 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 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 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 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 英宗力辭 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 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 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 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 上曰今當如何韓公

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敕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

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官

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

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

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卽位之

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

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

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

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

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

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

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

吏部神宗卽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

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于請輒面喻可

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

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

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

專以詆公言者旣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

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

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兼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

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

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歿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 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歿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歿今法多雜犯歿罪故歿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旣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

樂成後集

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
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
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類
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
天下不知所以爲文 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
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
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
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即翰林
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
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大夫人

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
故承議郎餘早亾孫男六人慈故臨邑縣尉憲通仕
郎恕奉議郎翹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
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
居鄉閭聞 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
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亾兄子瞻以
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
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
舍亾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
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旣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

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 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終惟古
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
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煒其光 上實開之下實泥
之三起三償誰實使之償而復全惟 天子明克
明克忠乃卒有成逮歲嘉祐 君臣一德左右天
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
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穎
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附答歐陽叔弼學士書

轍啟令子承務見訪蒙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
立猥以見屬轍與公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公兄
平昔已許撰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
日不當復以鄙陋不足以發明先公事業為辭矣
但有一事自患難以來八九年間駑怯畏避未嘗
秉筆為文衆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侵鬚髮變
白志意消縮非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大手筆也
雖復勉強為之深恐失前忘後不能成文重以獲
罪奈何奈何若叔弼不以朝夕見迫許遷延三數

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竒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間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

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

數十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歿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竒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沉者三版縣金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三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亾姊王夫人墓志銘

伯父大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器之獨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肄爲梓州銅山尉官滿而歸沒於鄉閭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庚寅也前一歲輟與兄子瞻皆自嶺南蒙恩北還將歸掃先墓是時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毘陵復以疾不起輟旣哭之則計於鄉曰天倫之愛惟

仲姊一人矣東西相望將誰訴者計未達而仲姊又
亾蓋哭之慟曰已矣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惟夫人
幼敏而靜四歲而知絲纊十歲而知饋饍父母以爲
能旣長奉已以法不妄言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
懈舅姑亦賢之舅祕書丞兼沒於耀州貧不能歸夫
人勸其家盡所有以歸葬未幾而姑亾器之亦卽世
生事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哀而不傷被服飲
食雖窶必修與親族交雖貧不做雖富不屈訓導諸
子不失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使爾自悟則
善勉強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濯執庖爨

夜以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人旁有贊拜者旣
覺猶拜未已旦求其家繪像則四代祖母也自是并
祭四代肄及元祐九年進士第時轍備位政府以親
祀園丘 恩賜冠帔使肄以歸奉夫人肄迎養銅山
夫人常稱內外祖父從政之方以教之及其疾病肄
剔股以具饍旣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殆不
能勝鄉人稱之將以崇寧元年十月六日祔於器之
之墓世次爵里旣具今不復載夫人三子長曰聿幼
曰晝皆以儒學自力仲子則肄也三女長適朝散郎
劉襄早亾次適進士牟介次適進士楊濤孫五人良

彌知武知悌良驥慶長銘曰

生而知禮傳弗煩老而知義窮益堅天既知之報
以年大其後昆子復賢我欲見之不得還勒銘幽
室虞變遷後要當歸空九原仰視松栢涕潛然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浙江之西有大法師號辯才以佛法化人心具定慧
學具禪律人無賢不肖見之者知尊其道奉其教居
上天竺說法齊衆者二十年退居龍井燕居行道者
十年元祐六年歲在辛未九月乙卯無疾而滅吳越
之人失其所歸依奔走號慕如佛滅度相與計於淮

南請於揚州太守蘓公子瞻以志其塔公曰吾固知
師矣予弟子由雖未嘗識師而其知師不在吾後吾
爲汝請轍以公命不敢辭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
杭之於潛人家世喜爲善客有過其鄉者指其居以
語人曰是有佳氣鬱鬱上騰當生奇男子師生而左
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滅其伯祖父歎曰是
宿世沙門也慎毋奪其願長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
算也及師之終實八十有一師生十年而出家口不
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嘆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年
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於天竺慈雲師雲門

人方盛厭衆欲卻之雲曰疇昔吾夢甚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師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而齒其高第雲沒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摩訶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於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皆具第一義諦因淚下如雨由此遇物中無疑矣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曰妙樂有僧出師問之曰此非荆溪尊者製法華文句記處耶曰然師訪以尊者遺像相與至東閣見一梵僧趺坐不動容貌甚偉謂師曰我汝過去師也當爲我作禮師拜已而

覺忽若有得年二十五 恩賜紫衣及辯才號蓋代韶爲衆講說者凡十五年知杭州呂公溱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設紀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邁治杭以謂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爲佛事非禪那居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遂鑿山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詔名其院曰靈感觀音熙寧初龍圖祖公無擇在杭言者或不悅其政遽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遠居其間泰然擬金剛篋撰圓事理說居十七

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爲忤捷猶不厭使者復爲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 朝廷復以上天竺昇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爲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清獻趙公抃與師爲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然師復留三年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於行已位本五品而證止鐵輪况吾凡夫也哉固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茅竹自覆吳越

聞之爭爲之築室廬具像設龕瓦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復爲太守鄧公溫伯請居南屏一年鄧公去乃歸龍井終焉師於講說不擇晝夜常曰鬼神威德不具多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比夜人靜庶幾能聽嘗焚指以供佛右三左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效之者輒禁之曰如我乃可平生修西方淨業未嘗以須臾廢行成力具能以其餘見於外者非一也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爲落髮磨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爲請於師未言其名師拒不許若知

其爲人者秀州嘉興令陶彖有子得魅疾巫醫莫能治師呪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心疾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嘗與僧熙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遽起攬之得舍利師曰慎毋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自是常有於其卧起得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召其常與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成如是七日無魔橫右脇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月出偈告衆七日奄然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干人四方學者不可以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至十月庚午塔

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爲教譬如四大海惟是一濕性於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爲濤瀾風去爲湛然魚龍所遊戲神鬼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其上爲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爲淵谷百怪所藏伏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河漢觀者不能了聘貽何暇說如來知迷悶隨變爲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爲教彼善闡教人當知是幻爾旣已知是幻則當識真實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爲禪所訶禪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

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
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瀾翻而不失道
根心湛如止水得風輒粲然以是於東南普服禪
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遶師惟不取故物來
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一瞬息西方亦非實要
有真實處

逍遙聰禪師塔碑

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旣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
爲歸也是時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
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旣久而

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
文去洞山聰去聖壽凡十年予再謫高安而文住歸
宗聰退老黃蘗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夢與
君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
處一年弊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如
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顧
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衆曰逍遙唐帝子遺築賓旅
不至而貲糧可以老居之無害師不聽予告之曰師
豈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許之紹聖乙亥十有二
月始杖策入山山父弗不理十方不至師方治其缺

圯以延衆予亦得般若涅槃寶積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得疾山深無醫愈而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五師本綿州鹽泉王氏幼事劒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三誦經得度始遊成都從講師捨之南至吳越見淨慈大本禪師久而不悟本曰吾疇昔夢汝異甚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志南嶽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語一日爲僧伽作禮醒然而喻卽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汝得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剃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卽爲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

住真如開善聖壽三道場師性靜默與物無營所居不問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平居未嘗談說叩之輒疊疊不竭予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逍遙祖師曰僖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遙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於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矣而衆未集因相山之勝環植松栢將自爲窆堵波旣沒或言其不利改葬他所及師之寂卽因之以葬衆皆曰有德之報十月庚午而葬銘曰

逍遙峻深帝子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

中得法本翁口吞大千不帶于胸律精不持道備
不言遊戲諸方物知其賢翼然歸之師卻避之草
菴布衣逝與世辭忽來自山衆迎而喜爲予而出
予豈堪此衆曰逍遙法鼓不鳴師雖老矣強爲我
行師入居之草木欣然俯仰幾何寂如蛻蟬吁嗟
前人度是塔址成而不居若有所竅新塔巋然松
栢雜離匪人所圖緣則在茲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餘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辯才皆事明智
韶法師以講說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爲講說所

縛吳越多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說教如是是亦禪也
故吳越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熙寧中予兄子瞻
通守餘杭從二公遊敬之如師友海月之將寂也使
人邀子瞻入山以事不時往師遺言須其至乃闔棺
既寂四日而子瞻至發棺祝之膚理如生心頂溫然
驚嘆出涕後十有六年子瞻守餘杭復從辯才遊及
其滅也子瞻守淮南其徒請爲塔銘子瞻以屬予又
十三年予與子瞻皆自嶺外得歸而子瞻終於毘陵
餘杭參寥師弔予潁川旣而泣曰辯才旣以子瞻故
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以子瞻其亦勿辭予亦

泣許之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氏秀之華亭人也幼不好弄其父竒之以施普照寺年十有九受具足戒從韶於天竺受天台教習西方觀復事三衢浮石矩法師皆盡其學韶之將老也命公代之講者八年學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據公獨從容如平日文通異之遂以泣僧職卒至都僧正凡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社人造塔及閣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之導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熙寧六年十月有疾十

七日旦起盥濯與衆別焚香跏趺而逝年六十臘四十一公初入天竺及澗有老人冠帶偃僂逾梁迎之入門而矢始代師講夢章安尊者以金篋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以公盤盛水使師瞑目而洗其腸浣已復納覺而痛止公沒之歲吳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問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雨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感通者不可勝言而聞於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賢師實公之高第以銘授之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
在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故示以
方便方便皆是幻惟惠為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
便惠縛有惠方便解無惠方便縛惟惠惟方便更
相為縛解縛脫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
具惠與方便示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
佛於以度衆生會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
才師智者之孫曾由教而得禪皆僧中第一我不
識其向知其心中事作銘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藥城後集卷之二十四

終

清夢軒

